

慕平 | 张幸民 | 海剑 等
总 编 | 执行总编 | 著

原罪难逃

长篇反腐小说

一个匪夷所思、扑朔迷离的刑案，
一个令人深思人性的故事

一个有人情味的“坏人”，一个有许多无奈的“好人”

故事，如同发生在你我身边
故事中的他们，如同现实中的你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第十六辑



兆征罪原

慕平 | 张幸民 | 海剑 等
总 编 | 执行总编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罪难逃/海剑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3

(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

ISBN 978-7-5087-3511-5

I. ①原…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3456 号

丛 书 名: 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

书 名: 原罪难逃

著 者: 海 剑 等

策划编辑: 王 前

责任编辑: 杨 非 张 迟 朱赛亮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79882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反腐倡廉法制教育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中共北京市纪委副书记 王海平

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李万钧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高保京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张幸民

委 员：

杜淑华（中共北京市纪委宣教室主任）

杜晓光（中共北京市纪委宣教室副主任）

楚建锋（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宣传处处长）

郑寅（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纪检处处长）

张彤军（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教处处长）

韦小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

胡伟（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

王炜（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室副主任）

鲍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办公室主任）

马艳（北京市司法局政治部宣教处处长）

郭进（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警示教育管理处处长）

徐苏林（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组宣处副处长

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负责人）

李广兴（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负责人）

总 编：慕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执行总编：张幸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

编辑执行人员：

策划主编：徐苏林

执行撰稿：海剑 翟克伦 刘伟杰 阿宁

责任编辑：刘伟杰 王晓阳（特邀）

执行审读：方工 萧立军

谨以本书献给我反贪腐一线的战友们！

第一章

第一章

1

和雯乘坐的黑色奔驰 S350 轿车悄悄来到了滨海国际机场国内到达 3 号接机大厅外的停车场。现在距离荆鸣乘坐的 HH3765 号航班落地还有半个小时。

和雯今年 33 岁，一直未婚，是个老姑娘。她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滨海大东房地产公司，当时，荆鸣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两年后，大东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刘凯明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判刑，很快荆鸣就带着几名公司骨干离开了大东房地产公司，重新注册了滨海华业。由于和雯业务能力强，作为大东房地产公司业务部经理的和雯被荆鸣带到了滨海华业，出任业务部经理。11 年里，她从业务部经理到成为这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兼总裁助理。

可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和雯要接的重要客人滨海华业的老总荆鸣一下飞机就被等候在机场的三个便衣警察拦住了。

当时的场面多少有些尴尬，荆鸣的助手拉着小旅行箱跟在他身后刚走出来，和雯正手捧一大束鲜花，边摇动边迎着荆鸣小跑过去。

“你是滨海华业的董事长荆鸣吧？”一个 40 岁左右、留着板寸头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荆鸣面前，拿出警官证在他眼前一亮，“我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郑天雷。我们有事找你核实一下，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两个便衣一左一右夹住荆鸣。

和雯距离荆鸣最多也就五六米远。她听见板寸头男人对荆鸣说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郑天雷时，心里一惊，站住了。

“我是荆鸣。请问找我有何事吗？”荆鸣很有风度地礼貌回答。停顿了一下，又略微有些自嘲地说：“在这种地方，这种时候。”

郑天雷声音不大但透着一种威严的不容置疑的语气：“有些事情需要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有什么事情不能到我公司找我吗？我现在正要赶回去召开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要不等新闻发布会结束？”荆鸣问。

同样身着便衣的刑警大队副队长罗铁掏出一副手铐看着郑天雷。

“荆总，考虑到您的身份我们不想这样对你，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我们。”郑天

雷瞟了一眼手铐，看着荆鸣说。

和雯不愧跟荆鸣历练了那么多年，一丝慌乱都没有。

“您好，我是滨海华业总裁助理和雯，荆总出了什么事情吗？”和雯对郑天雷粲然一笑。

“对不起，无可奉告。”郑天雷面无表情地盯了和雯一眼，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走吧。”他对荆鸣说。

他们几个人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一些旅客的注意，有人好奇地向他们这边指指点点。

“好吧，我跟你们走。”荆鸣说完看着和雯轻轻点了点头。

郑天雷给罗铁递了眼色，罗铁就把手铐收了起来。

荆鸣对郑天雷说想把带回来的资料交给和雯，但郑天雷不同意，说让和雯下午到刑警队去取。

荆鸣把手上拎的公文包和旅行箱都交给了郑天雷，对和雯说：“这样吧，就按郑大队长说的，下午你去刑警队把我带回来的资料都拿回去。包里有一张这次在南海拍摄的广告宣传 DVD 光碟，你给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制片人林缨子打电话，让她安排人拿走赶快播出，合同我已经签过字了。告诉她，一定要按照合同要求尽快播出。另外，咱们和南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协议你抽空先看一看，回头拿出个意见。还有，你立即和童建中取得联系，他最近出国了，看他回来了没有？如果没回来就让他立刻赶回来，如果已经回来了，就让他马上来市局刑警大队见我。”荆鸣说完，三人押着他快速向附近的警车走去。

和雯赶紧跟了几步问：“那新闻发布会？”

荆鸣回过头看看和雯说：“新闻发布会照常举行，你代表我作公司上市的报告。”

荆鸣走了两步后，又回过头来看看和雯，和雯还站在原地没动，荆鸣就笑笑对她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他们肯定是误会了，我很快就能回去。

三名便衣警察簇拥着荆鸣急匆匆地上了警车，警灯闪烁着呼啸而去。

滨海华业大厦门前，排列整齐的铜管仪仗乐队正轮番吹奏着《土耳其进行曲》《今天是个好日子》等乐曲。

路过的人们不断地停下来驻足观看。

天空飘扬着十几个大气球。气球下面悬挂着祝贺滨海华业成功上市的条幅。

大门前有一个充气拱门。拱门上写有“热烈祝贺滨海华业成功上市新闻发布会”的字样。

十几名滨海华业的员工正忙着在门前铺上红地毯。

“你们几个，把门口的果皮纸屑再捡一捡。哎！哎！地毯拉平！怎么铺的！”喜气洋洋的滨海华业宣传部部长老高指使着几名员工。

等和雯到时，滨海华业大厦多功能厅的会场已经布置完毕。主席台上的横幅已挂好，台口摆放着十几个花篮。台面上已经铺好了雪白的台布，一溜长桌上等距放着三只麦克风。

满面春风的宣传部部长老高挨个儿调试完麦克风后径直来到门口迎宾。

接待室里喜气洋洋。

几名先到的老总在聊天。他们对荆鸣取得的成绩除了赞赏、羡慕还有一些说不出的味道。但有一点大家都不否认，那就是自己跟滨海华业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毫无疑问，荆鸣是滨海市名人里的名人，不仅因为他娶了滨海市马副市长的宝贝女儿马明珠，还因为他是个慈善富豪。

荆鸣是拥有几个亿的滨海华业证券的老总，同时他还是省、市政协委员，著名的社会慈善活动家，曾在云南、贵州捐建了10所希望小学，至今各项社会捐款已经达数千万元。由于他多年的慈善活动，他在滨海市社会各界尤其是底层口碑甚好。

在滨海市民间甚至流传有这样夸张、形象的说法：假如滨海市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话，市委书记梁山是集团公司董事长，市长李东海是首席执行官，而荆鸣就是这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民间舆论甚至认为梁山、李东海、荆鸣就是带动滨海市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在这三驾马车中，抛开政治因素不谈，荆鸣这个滨海市首富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位。

自从在机场被三名便衣堵住后，荆鸣就一直在想：哪里出了事儿？滨海市也好，南海市也好，他们还都在位子上，没听见纪检委找谁去谈话呀？他想了一路也没想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于是就决定先不动声色。

3

警车闪着警灯一路狂奔，很快就到了刑警队。在刑警队办公室里，郑天雷拿出一份刑事调查传唤通知书让荆鸣签字。

荆鸣心中暗暗叫苦。他想不会是和自已关系密切的哪个官员出问题了吧？他脑子一转很快就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这次在南海市也和几位领导分别见了面，要是谁出事儿了自己不可能不知道。

虽然荆鸣面对眼前的传唤通知书忐忑不安，但还是一脸平静地在上边签下自己的名字。

过去荆鸣作为政协委员来过市公安局调研，局长连小军跟自己很熟悉，甚至在饭局上也跟自己称兄道弟，下面的小警察哪个对自己不是毕恭毕敬？可是现在，他看看跟前的几名警察，一个个都黑着脸。

“郑队长，我想知道带我到这里来到底为什么事情？”荆鸣在传唤通知书上签完名后把笔往桌上一扔问道。

“你会知道的。”郑天雷还是一副面无表情、公事公办的口气。

看着郑天雷一脸严肃的表情，荆鸣心里也有点打鼓，他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想。

郑天雷先打开荆鸣的公文包翻看了一下，里面装的是滨海华业和南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些文件，另外还有一张 DVD 光碟。荆鸣看郑天雷拿着光碟看就对他说道，这可是我这趟南海之行的主要成果，对你没有用处。郑天雷把光碟放到 DVD 播放机里随便浏览了一下，里面是滨海华业的一个广告片，他对这个不感兴趣，把光碟又放了回去。接着又打开了旅行箱，里面有一些文件和几件荆鸣的换洗衣服及洗漱用品。他一边认真地检查荆鸣所有的随身物品，一边让手下做着登记。

荆鸣被郑天雷的两名手下带到审讯室。

此时此刻，坐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审讯室的郑天雷正在等着荆鸣被带进来。他知道，将与之交手的绝不是个等闲之辈。

郑天雷请荆鸣坐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个带锁的横杆，坐之前要先把横杆拿起来，坐下后再把横杆放下锁在右扶手上。荆鸣看见这把犯罪嫌疑人的专用椅子，调侃地说：“还怕人到了你们这儿再跑了？”郑天雷和助手没有吭声。荆鸣坐下后对郑天雷说：“说吧。”

郑天雷说道：“荆鸣，在你没有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带到这里来以前，我对你是敬仰的。你是滨海著名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我也知道你曾在云南、贵州和一些西部地区捐建了 10 所希望小学，至今各项社会捐款已达 2000 多万元。”

荆鸣笑笑打断郑天雷的话说：“郑大队长，看来你对我还是挺了解的嘛？不过这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你们把我弄到这里来恐怕不是要给我开表彰会的吧？有话你就直说吧，我是傻小子扛扁担进城门，喜欢直来直去，不要给我绕弯子了。”

郑天雷黑着脸说：“当然不是给你开表彰会。我是想告诉你，马明珠死了！”

“啊？什么？你说什么？马明珠死了？”荆鸣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

“是的，马明珠死了。”郑天雷静静地盯住荆鸣，观察着荆鸣的反应。他对荆

鸣在第一时间的反应还是挺吃惊，因为荆鸣的反应很正常。

但荆鸣吃惊过后，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啊！这么说，你们怀疑是我杀死了马明珠？我说怎么我一下飞机就被你们堵住了。我告诉你！直到我进刑警队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签字时就在想，我荆鸣什么时候被卷进了一桩刑事案件？原来是马明珠死了。”荆鸣略带讥讽地说。

“你是马明珠的丈夫，我们请你来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郑天雷不温不火地说。

荆鸣说：“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已经分居一年多了，我能知道什么情况？再说我这10天一直在南海出差。”

郑天雷问：“难道你不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

荆鸣说：“她是怎么死的？”

郑天雷依然盯着荆鸣的眼睛说：“这得问你呀。”

荆鸣一听就不干了，问郑天雷：“什么？问我？凭什么问我？你们怀疑我杀了她？简直荒唐！荒唐至极！她是怎么死的？”

“她被人用塑料袋捂死在你家卧室的床上。你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觉？”

荆鸣说：“我现在的唯一感觉是吃惊，或者说是震惊！在我下飞机后，或者说我走出航站出站口以前，我一直在为马上就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作准备。因为业界的贵宾和新闻媒体的记者们都在我公司的多功能大厅里等着我到场。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你们请到这里。”荆鸣说。

郑天雷把法医的验尸报告打开，里面有几十张照片。他问荆鸣：“我们在你妻子身上发现了多处陈旧性伤痕，最早的应该是多年前留下的，最近的是她死的那一天留下的，就是说她在死以前曾经遭受了肉体折磨。她身上的伤痕遍布腰腹部、阴部、臀部、大腿内侧，有烟头烫的、针刺的，你能解释吗？”

荆鸣有些尴尬地说：“我自己不能解释。”

郑天雷问：“你是她丈夫吗？”

荆鸣说：“对，我是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郑天雷问：“你作为马明珠的丈夫，竟然说不知道自己妻子身上的伤是从哪儿来的，你觉得能说得过去吗？”

荆鸣不语。

郑天雷拿起桌上的一本硬皮本问荆鸣：“你认识这个本子吗？”

荆鸣说不认识。

郑天雷说：“这是马明珠的日记本。上面记录了5年来你对她实施精神和肉体折磨的过程。”

荆鸣说：“她夸大事实了吧？我是打过她。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打她？”

郑天雷问为什么？荆鸣说：“当一个男人知道了自己的妻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时难道还会给她送花吗？”郑天雷让他继续说，但他说自己不想回忆那些带给自己耻辱的日子和人。虽然妻子背叛了自己，但绝不会因此而杀死妻子。

郑天雷说：“你可以不回答，但我们认为你妻子生前曾长期遭到你从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虐待。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对你实施刑事拘留。好了，先不说这个，我们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你的脚印和在捂死马明珠的塑料袋上有你的指纹，对此你怎么解释。”郑天雷说。荆鸣咧开嘴淡淡一笑问：“郑大队长，马明珠是死在我的房子里吗？”郑天雷没有回答，只是定定地看着荆鸣的眼睛。

荆鸣也毫不示弱地盯着郑天雷的眼睛说：“郑大队长，那可是我自己的家，我在我自己的家里留下我自己的脚印奇怪吗？我在我自己家里的塑料袋上留下我自己的指纹奇怪吗？假如是我作案杀了马明珠，你们以为我还会给你们留下蛛丝马迹吗？”

郑天雷步步紧逼：“你不是说你们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吗？你的脚印怎么会出现在你已经分居的妻子家里？”

荆鸣也毫不示弱地说：“请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

郑天雷“啪”的一声把马明珠的绝笔信使劲拍了两下问荆鸣：“你要看看她的绝笔信吗？”荆鸣说当然。郑天雷让手下把马明珠临死前写的绝笔信给荆鸣看。绝笔信写得不长，主要写了自他们结婚以来荆鸣对自己从精神到肉体上的虐待，并写到是荆鸣杀死了自己。

荆鸣很快就看完了马明珠的绝笔信。他问郑天雷：“你们就凭这个认定我就是杀死马明珠的凶手吗？你要杀一个人还会给她留下写绝笔信的时间吗？”

郑天雷被荆鸣连续几个反问抢白了几句，心里有点不快。他点起一支香烟，吸了一口。他想必须要把荆鸣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可是看看坐在对面的荆鸣，他似乎并没有一般嫌疑人的惴惴不安、企图为自己开脱的狡辩、顾左右而言他以及偷换概念的伎俩。他似乎胸有成竹？难道这个比自己仅仅年长一岁的亿万富翁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超常稳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他真的是无罪的？

郑天雷徐徐吐出一口烟，看着荆鸣的眼睛说：“任何人在自己家里留下自己的脚印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不在自己家里留下自己的脚印。你们家里几天拖一次地板？”

荆鸣问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郑天雷不置可否。

荆鸣说：“由于自己一来是经常出差，二来不出差时在公司经常加班，有时太晚了就不回家了，但家里有个保姆，我想再怎么着也应该每天拖一次地板吧？”

郑天雷问他最近一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多月前吧。”荆鸣想了想说。

郑天雷问：“你不回家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就没有其他的缘故吗？你们夫妻感情不和，这好像不是什么秘密吧！”

荆鸣沉默了片刻说：“是的，我们关系不好。”

“这样子有多长时间了？”郑天雷问。

“总也有五年了吧。”荆鸣叹了口气说。

“好，你刚才说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郑天雷问。

“可能一个多月吧。”

“你想知道我们在你家找到了你什么时间留下的脚印吗？”郑天雷反问。

“什么时间的？”荆鸣问。

“马明珠死亡前后三天你留下的脚印。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往前推五天至八天你留在现场的脚印。”郑天雷看着荆鸣有点儿得意。

“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我留在我家里的脚印就是前五天到前八天的？”荆鸣反问。

“好，你刚才说你家里有保姆，应该是一天拖一次地板的。就算两天拖一次地板，那么，按照我们目前的刑侦技术水平和手段，完全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现场分辨出不同时间留下的脚印。知道为什么你的嫌疑最大了吧？”郑天雷拿笔轻轻敲了敲桌面。

“我还是不太明白。”荆鸣抬起下巴一副不示弱的样子。

“荆总这么个聪明人，不会不明白吧？”郑天雷说。

荆鸣说：“我不明白的是，我分明已经至少一个月都没有回家了，你们竟然能在我家里检测到五六天前留下的脚印。这不能不让我对你们的高科技刑侦技术感到惊奇。”

郑天雷：“你是惊奇吗？我们通过对马明珠尸体的解剖，掌握了马明珠的具体死亡时间。而你在现场留下脚印的时间恰恰就在马明珠死亡的时间段里。”

荆鸣：“那就是说，你们仅仅通过现场有我的脚印和指纹就怀疑是我杀了马明珠？”

郑天雷问他：“难道这还不够吗？”

荆鸣说：“这就奇怪了，这10天我一直在南海拍摄宣传片，这一点有在南海市国贸大酒店的住宿发票和酒店服务员可以证明。凭什么你们就怀疑到我头上？也可能是小偷以为我们家里没人，但进门后被马明珠发现，于是凶手拿我们家的塑料袋捂死了马明珠。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郑天雷说：“难道一个流窜作案的小偷对女主人实施肉体伤害时被伤害人不会呼救吗？何况你们家所居住的小区是高档小区，保安一天24小时值班巡逻，只要一有动静保安就会立即赶到现场，所以，你的这种假设早已经在我们的侦查考虑之中了。”

滨海华业大厦坐落在市中心号称小南京路的中山路上。这是滨海华业的总部，滨海华业集团下有证券、地产、旅游、矿山开发、路桥、进出口等项目。中山路是滨海市的金融街。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商业银行的分行、分理处和人寿、平安、太平洋三家保险公司营业部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一般一座城市总有一个或几个标志性的建筑或具有不可复制性的代表性的自然风景被称之为“地标”，即“地理标志”。同样，一座城市也总有一两家或者三五家纳税的超级大户和龙头企业可以称得上是城市的经济地标。

作为滨海市来说，马背山的“鹰嘴岩”和“仙人指路”算是两个自然地理地标，而滨海市标志性的建筑则有两个，一个是中国银行滨海分行大厦，另一个就非滨海华业大厦莫属了。

滨海华业的老高今天到公司要比以往早得多。作为滨海华业的宣传部部长，已经忙了好几天了，为老板准备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稿，还为记者拟了十条提问的问题。老高多年负责和记者打交道，他知道，新闻发布会如果不给记者事先准备好提问的问题的话，就很可能冷场。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很重要，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荆鸣从南海回来之前，他必须先把记者组织好，现在所有新闻媒体的记者们都已经提前到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大厦今天被装点一新，七彩气球，充气拱门，悬挂的祝贺条幅，喜气洋洋的来宾，使这里看起来就像过年似的。

本来他今天不用起得太早的，该干的事情，手下一拨年轻人在他的监督和领导下已经都准备就绪。但他还惦记着会场，怕有点什么差错不好交代，毕竟是公司上市这么大一件事情，任何意想不到的细节都要考虑到的。

本来新闻发布会要放到滨海大酒店多功能厅召开的，但荆鸣说，在这种时候低调一点也许不是坏事。于是，就把新闻发布会改在公司的多功能大厅了。

除了公司员工外，记者们也陆续到场。满面春风的老高和媒体的记者们打着招呼。

不断有一些高档小轿车在泊车员的引导下停在滨海大厦的停车场上。

老高在滨海市新闻界人缘还不错，虽然不能说一呼百应但也差不到哪儿去。去机场接荆鸣的黑色奔驰 S350 轿车回来了。

老高远远就赶紧迎了上去，但他只看见脸色不太好的和雯一人下车。

“荆总呢？”老高觉得不对劲疑惑地问。

和雯问他来宾都到了吧？老高说基本都到了。

“荆总来不了啦。”和雯没有看老高，说着就进了大门。

老高一下愣了几秒钟，紧接着赶紧跑了几步追上和雯：“那新闻发布会……”

“照常举行。我先去一趟办公室，等一会儿我就去会场。”

6

新闻发布会按原定的时间召开了。

和雯在主席台上正在作报告，她说：“滨海华业集团去年的财务状况良好，不良资产大幅减少，去年的营业额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达1.7亿元。今年，我们又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整合，财务报表显示……我们滨海华业人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随着滨海华业的成功上市，我们将会掀开崭新的一页。”

虽然和雯尽量不在脸上表现出来，有几名记者还是发现和雯脸色不对，精神也不太好，怀疑荆鸣不来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市委书记梁山和市长李东海都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对滨海华业对滨海市的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予以了高度赞赏。

没想到，在会议进行的最后部分记者提问阶段，几名记者对荆鸣没有按计划参会提出了疑问。她要求记者提问围绕滨海华业的发展进行。她说滨海华业上市后将会继续加大融资力度，主要投资仍然在地产、旅游、矿山开发、路桥、进出口等项目，另外，公司决定一如既往地继续大力推进滨海市的旧城区改造项目。

会议结束后，按原计划在东升大酒店宴请了宾客。和雯因心里有事儿一口酒也没喝并提前退场。从宴会上一出来，和雯就立即回到办公室，给潘副省长打电话通报了荆鸣在机场被滨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带走的消息。

潘副省长一听心里也有些不安。他问新闻发布会是否按计划召开？滨海市的主要领导是否都到场？

和雯说新闻发布会召开了。梁山书记和李东海市长都参加了，不过马副市长没有参加。

潘副省长说他先了解一下情况，问问是怎么回事儿。他让和雯先不要着急。一听新闻发布会正常召开，潘副省长已经不那么不安了。

关上办公室的门后，和雯立刻冲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迫不及待地给童建中打电话，但童建中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和雯于是决定给童建中发一封E-mail。

她打开电脑，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键盘：“你的手机一直打不通，荆鸣出事了。你能马上回来吗？”

邮件发出后，和雯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她也不明白荆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她想会不会是哪个领导出事儿了牵扯上了荆鸣？可是没听说谁被双规了呀？

看看时间已经快两点了，她想起荆鸣让她下午去刑警队把从南海带回来的资料拿回来的事。于是，她赶紧打开化妆包拿出一面小镜子修饰了一下就出了办公室，叫上司机驱车直奔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郑天雷见和雯来拿荆鸣的东西，就让手下带她去办公室。和雯说她想见见荆鸣，郑天雷说现在不行。

市公安局宣传处包处长的办公室很快就被闻风而来的十几名记者们包围了。包处长一看就明白这些记者的来意，故意问道：“哎，你们这是干吗？打狼？我这儿可是没有你们需要的材料啊。”

记者们七嘴八舌。

“包处长，滨海华业证券董事长荆鸣出了什么事儿了？”

“包处长，荆鸣是否涉嫌经济犯罪？”

“包处长，滨海华业是否在上市的运作中涉嫌严重违规操作？”

“包处长，荆鸣是否有洗黑钱的嫌疑？”

包处长赶紧挥挥手说：“你们不要吵，一个一个说。荆鸣出事儿了？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记者们一看包处长滴水不漏，都着急了。

“包处长，有人看见滨海华业董事长荆鸣在机场被你们刑警队的郑大队长带上一辆警车。荆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诸位，诸位，你们不要着急，荆鸣的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现在把小会议室门打开，你们呢，都先进去坐会儿，我这就去给你们打探清楚。好不好？”包处长说。

包处长站起来往外走，推开旁边一个办公室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内勤，他让内勤快点把小会议室门打开，把这些记者请进去。小内勤赶紧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去开会议室的门。

包处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内勤说再给他们每人拿一瓶矿泉水。

包处长又安抚记者们，让他们先不要着急，都在会议室里等着，他说他这就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滨海日报的记者赶紧跟上去说自己是日报社的，要求跟包处长一起去。

“日报社的？你们报社跑我们公安口的不是你呀？”包处长看着这个记者觉得面生。

他说自己是跑经济口的，说着就赶紧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包处长。

“这不，今天上午我们是到滨海华业参加记者招待会，谁知记者招待会临时

取消了。听说荆鸣一下飞机就被你们的人带走了，我们是连午饭都来不及吃就急忙赶过来的，不过，这可是个爆炸性的特大新闻呀。”

另有几名记者也跟了上来。

“我说各位媒体的朋友们，你们都别跟着我，好不好？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呢，你们就先在会议室里等一会儿，我保证给你们一个准确的消息好不好？你们谁也别跟着我。”包处长说完匆匆离去。

包处长去向局长请示。市公安局局长连小军正在打电话。

只见连局长对着话筒忙不迭地说：“好，好，好。罗书记，您放心，我已经给刑警大队下了死命令，限他们10天内必须破案。好，我现在就给马副市长打电话。”

包处长进来关上门问局长怎么办，他说一堆记者已经把他的办公室都包围了，要不就干脆告诉他们实情？要不他们胡乱猜疑，可能会导致滨海经济地震。

连局长把电话放下，往后一靠，长出一口气说：“咳，这些记者真是无孔不入呀。那些记者都有哪些疑问？”

“还能有什么疑问？怀疑我们抓荆鸣是因为经济问题。问荆鸣是否涉嫌经济犯罪？荆鸣是否有洗黑钱的嫌疑？滨海华业在上市的运作中是否涉嫌严重违规操作？荆鸣是否涉嫌职务犯罪？荆鸣是否涉嫌行贿？我们如果不说的话，这些记者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荆鸣涉嫌经济犯罪，如果这些记者们把这种猜测公布出去，很可能会干扰滨海市的招商引资和经济秩序。”包处长一口气不断地说。

“看来是捂不住了。我看就把实情告诉他们吧，不要说得太具体了。你看具体情况，也可以说我们仅仅是请他来配合一下接受调查。”连局长想了想说。

包处长说声好，转身出了局长办公室。

记者们正在争论荆鸣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突然有记者接到领导电话，说荆鸣被拘可能是因为他老婆马明珠的死，接电话的记者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自己现在就在市公安局，正在等消息。领导让他在公安局把事情了解清楚。

他挂了电话，就往门外走。旁边有人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等会儿看包处长能提供什么信息吧。

荆鸣出事了那可是滨海市建国以来第一宗爆炸性的新闻！有记者情绪亢奋地说。

在门口，他与进来的包处长撞了个满怀。

“包处长，荆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报社领导刚才打电话来说荆鸣可能涉嫌杀妻。

包处长说：“走，到会议室去说，进去再说。”

包处长一进会议室，记者们就都站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包处长，滨海华业的老板到底是犯了什么事？

包处长伸出双手往下一压说：“好，各位都请坐下，都坐下，不要着急，谁

说滨海华业老板荆鸣出事了？”

一堆记者一听顿时鸦雀无声。

包处长两手一摊说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嘛。

记者们炸开了锅：包处长，你这就不对了，有人在机场看见荆鸣被郑大队长带到一辆警车上的。

包处长一乐，改口说：“我这也是刚才得到的消息。滨海华业证券集团董事长荆鸣的妻子被发现死在家中，目前呢，荆鸣正在接受调查。警方也是希望他能提供一点儿破案线索。”

“包处长，能否具体谈谈？”

“包处长，是不是荆鸣杀了他妻子？”

“包处长，你能详细告诉我们吗？”

包处长对付记者轻车熟路，他双手抱拳说：“诸位，实在对不起，我也只能给你们提供这么多的信息了。因为不光是刑事案件，所有案件在侦破期间任何人都不能向外界透露有关案件的任何情况的，这是我们的纪律，希望大家多多理解。我刚才说了，我们把荆鸣请来也只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些破案线索，案件相关人接受警方的问询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说呀，这很正常，你们呢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这里暂时没有你们需要的什么爆炸性新闻。”

8

和雯从刑警大队拿到荆鸣交给她的资料回到办公室后，立即打开邮箱，童建中还没有跟她联系，她就继续给童建中打电话，电话还是打不通。她也无心看这些资料，于是在QQ上给童建中留言，让童建中看见留言立即跟自己联系。下线后，她又给市公安局局长连小军打电话。她想问问荆鸣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但连小军没有接她的电话。她又给一个公安局的关系密切的朋友打电话，她说荆鸣从南海回来，刚才一下飞机就让市公安局的人带走了，让他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和雯说自己刚才给连局长打电话，可是连局长不接电话。他的朋友说自己不在案子上只能给她打听一下。

刚放下电话，进出口部经理拿着一份文件就来了，说公司进的1000吨棉纱到港了，海关通知让三天之内去办手续。他把文件递给和雯说这是刚传过来的。

和雯接过文件在上面签了字后说让他自己去办，并说需要用车让他就直接去车队调，如果有谁刁难就直接给她打电话。

刚安排完电话就来了。

和雯先把进出口部经理打发走后，拿起电话。电话里，市公安局的朋友告诉她说，荆鸣的老婆马明珠死了，可能是为这个事情吧。